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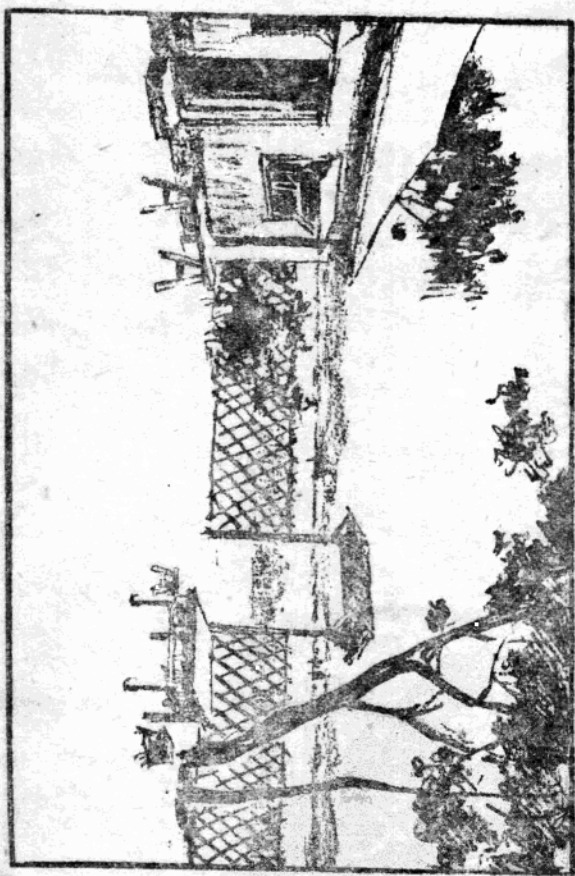
話 劇

# 韓梅梅

馬 峰 原 著  
夏 風 編 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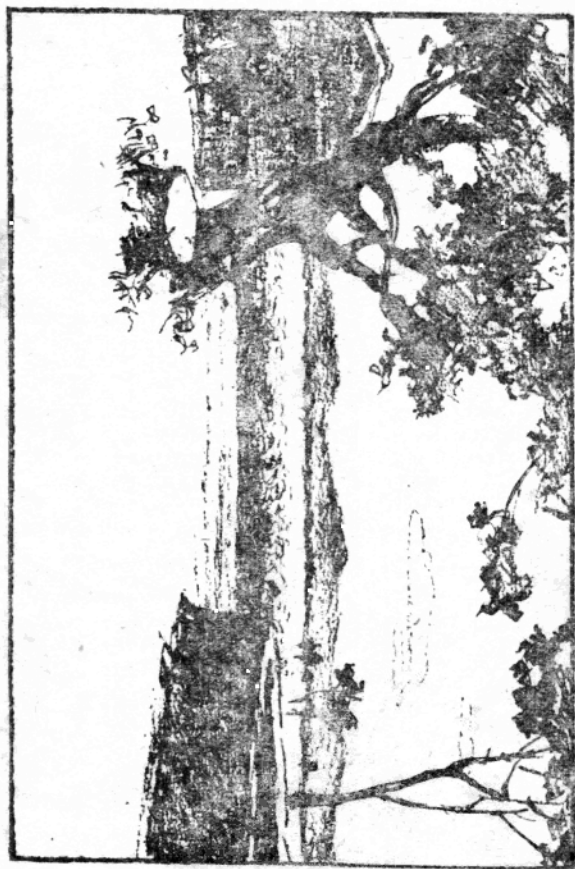
8  
H

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第一、四場景

舞台設計：鄭宗緒



第二、三場景

時間：一九五三年。

地點：山西省太原附近的一個村子。

人物：

韓梅梅——（簡稱梅）女，十七歲，高小畢業生，青年團員。

韓德發——（簡稱發）男，四十多歲，韓梅梅的父親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。

韓母——（簡稱母）女，四十多歲，韓梅梅的母親。

韓奶奶——（簡稱奶）女，六十多歲，韓德發的母親。

韓社長——（簡稱韓）男，三十多歲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，黨支部書記。

周玉娥——（簡稱娥）女，十九歲，合作社社員，團支部書記。

雲三爺——（簡稱雲）男，六十歲，合作社裏的喂豬員。

張偉——（簡稱偉）男，十八歲，高小畢業生。

張母——（簡稱張）女，四十多歲，張偉的母親。

李玉清——（簡稱李）男，近三十歲。

王素蘭——（簡稱蘭）女，近三十歲，另一個合作社裏的喂豬員。

## 第一場

時間：一九五三年八月中旬。

地點：韓梅梅家的院裏。

佈景：舞台的左面露出韓梅梅家的三間房子，右面有兩棵槐樹；樹下有一個飯桌和幾個小凳子。台後是圍院的籬笆牆，中間有一院門；從門口和籬笆的空隙中，可以望見幾座叢綠的山頭和一片富饒的莊稼。

幕啓：中午，場上空無一人。稍頃，韓母拿着空麵口袋自屋出來，走向門外。韓梅梅、周玉娥自門外上。

娥：（向屋內喊）大娘，大娘！咦！不在？（又喊）老奶奶！（無人答應，推開屋門看了看）都幹啥去啦？

梅：（心有所思地）也許她們碾米去啦。早晨我進城走的時候，聽我媽說小米快沒有了。

娥：那韓大叔也該回來啦！社裏已經打過下工鐘了。

梅：玉娥姐，一會兒我怎麼跟我爹說呀？

娥：梅梅，你不要太顧慮了，沒考上學就參加生產。咱還能閒着？

梅：我考不上學倒沒什麼，恐怕我爹的脾氣又該……

娥：他還能把你怎麼的？在新社會幹什麼還不都是一樣。

梅：你不知道，我媽還好說，我爹和我奶奶成天唸叨着要供養我上中學，等將來好做大事，多掙錢，再找個有……他們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；認爲農業勞動是最沒出息的人幹的。我這一下沒考上中學，這不是叫他失望啦；再說參加農業生產，那還不是更找着叫他發脾氣。

娥：他這種思想根本就不對。昨天晚上社長在黨支部擴大會上還說：「參加農業生產就是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。」這是光榮的事，管他們老年人說啥哪！

梅：我也這樣想過，可是我爹他連自己的勞動都看不起，我要參加了生產，他能會答應？

娥：他看不起勞動是他的腦筋舊。咱還能都聽他的？社裏現在正需要有文化的人，你要能參加社裏勞動，我想大家是很歡迎的。你只管參加，有問題咱再慢慢解決。

梅：好，我一定聽你的話。我要參加了生產，什麼也不會，你可要多幫助我呀！

娥：你別怕，只要向大家學習，就不愁不會。你要參加了社裏工作，咱倆一塊幹，你說多好！

梅：我參加社裏工作，張偉怎麼辦呢？俺倆一塊看榜回來，他直哭了一路子。我勸他，他也不吭。恐怕還在家哭哪！

娥：走，咱先去看看他去。

梅：玉娥姐，我的事什麼時候跟我爹說呀？

娥：反正現在他們也不在家，咱們去一會兒回來再說。（二人下。）

（韓母扛着一袋剛碾出來的小米，韓奶奶頭上蒙着一條手巾上場。韓母把小米放進屋裏，又拿出碗、筷子準備吃晌飯；韓奶奶累了，打打身上的穀糠坐在小凳上。）

奶：梅梅這孩子怎麼還不回來？天都晌午啦。臨走你沒給她倆錢帶着？

母：就是給她，她也不會買點啥吃；真和她爹一樣，一個錢也捨不得花。

（韓德發扛着鋤下工回來。）

母：下工鐘打了半天啦，你怎麼才回來？

發：幹完活順便又開了個小會，說雲三爺一個人搞不過來；動員一個婦女去餵豬，可誰都不願去。

奶：那可不行，都是一樣掙分，誰願意幹那窩囊活。要不是雲三爺腿不好，他也不會幹的，那麼穩當。

母：（端來一盆水）洗洗臉吧！（進屋端飯、菜。）

發：（洗罷手後坐下要吃飯）梅梅還沒回來呀？

母：（出來）沒有，把飯給她留在鍋裏啦。你先吃吧！（也坐下吃飯。）

發：梅梅要真是考不上學呀，可真辜負老人這份心啦！

奶：你別咒她啦，怎麼會考不上呢！

母：聽她呂老師說，她的作文還不錯呢。

發：要是咱梅梅把書唸出來，外邊有這麼個抓錢的手，家裏有我這麼個聚錢的斗，往後的日子還有錯呀！

奶：等梅梅要做了闖事，一個月至少還不給家寄個幾十萬哪。

發：家裏也不缺吃缺穿的，她要考上初中，我還供她上高中。頂多我在社裏多做幾個勞動日，不什麼都有啦。

母：真的。要是在舊社會，梅梅就連小學也上不到頭。

發：要在舊社會還提它幹什麼。

母：那不是梅梅回來啦！

（韓梅梅上。）

母：走累了吧？快歇歇吃飯吧！

奶：考上了沒有？

梅：（不語。）

母：啊？考上了沒有？

梅：沒有。

發：就知道你要給我來這麼一招嘛！

奶：早就說，一個閨女家還能指望啊？你非要供養她唸書不可！

發：就這麼一個閨女，不供養她供養誰呀？可誰知道會到這一步呢！

母：反正是沒有考上，你就別跟她怎麼樣啦！

發：生這麼個沒材料的閨女，你還護着她。唉！真給老子活敗興！

奶：一家人都指望着你唸書成人；你可倒好，就一點也不給老人爭氣。

梅：（心中有愧地）沒攷上學，我就幹別的，反正也不能閒着。

發：唉！我算白養活你啦！

（梅梅在一旁站着，眼裏流下幾滴眼淚。韓母剛要過去安慰，被韓德發厲聲截住。）

發：別管理她！從前要不是你慣她，還能連學都考不上呀！

母：這又怨我啦！你要不叫她在家忙這個幹那個的，她還會考不上學！

發：你還護着她哩！人家別的孩子也沒少幫家裏幹活，怎麼也考上啦？（見梅梅在擦眼

淚）做下有理的事啦！還有臉哭！

母：你少說兩句好不好，梅梅心裏好過是怎麼的。

發：她心裏不好過，我心裏就好過啦！（惱怒地端起飯碗上門外去了。）

母：（見韓德發走後，安慰地）梅梅，別哭了，你還不知道你爹那脾氣。

奶：書唸搭啦不說，人家外邊還能不笑話。

梅：（止哭）叫他們說吧！反正也不能把他們嘴堵住。我一進村，關帝廟有一夥人，見

我過來就嘖嘖喳喳的，不用問也是在說我唄。李玉清還嘻嘻哈哈地說：「喲，咱們女秀才考焦了。」說吧！他除了說個俏皮話，揭別人個短，還有什麼？

奶：喲，還說人家哪！那你怎麼連學也沒考上？

梅：（堅決地）考不上學我有兩隻手，也不會在家閒着。

奶：好好，你就會頂我，嘴硬怎麼不和你爹說去。

母：別說了，快吃飯吧！梅梅。

（梅梅正要坐下，韓德發一碗飯沒吃完回來了。他把飯碗放在桌上，坐在梅梅的對面，一邊掏出煙袋抽煙。）

發：（克制着自己的氣，向梅梅）你打算怎麼辦？

韓：我——參加農業生產。

發：（氣呼呼地）種地？說的倒輕巧！老子省吃儉用，供你唸書識字，爲了個啥？爲了個啥？

奶：我不早就說了麼，一個閨女家唸什麼書呀，還能成龍變虎？這不唸了五六年，還不是把錢白扔了。

梅：奶奶，有了文化種地也用得上，再說爹的年紀也大了，家裏也沒有勞動……

發：老子不少你那幾個勞動日！

梅：爹，你說我不參加勞動做什麼呢？還能在家閒着麼？

（韓德發一下被問住了，半天也沒吭聲，只顧低頭抽煙。）

奶：俗話說：「望山跑死馬，指人都是假」，一點也不錯。真要指望你，那全家還不得把脖子扎起來呀！

（這時農業社打了上工鐘。韓德發拿起鋤頭準備上工。）

發：（向梅梅）你不能出去給我丟人顯眼，我用不着你勞動。沒能才的丫頭！（下）

奶：梅梅，你也仔細想想，你爹就你自己，不指望你還指望誰？（說罷就碾米去了。）

母：也不怨你爹說你，你怎麼連中學也考不上呢？你爹起早搭黑的幹活，不就想把你供養成哪！你沒考上學，你想他還能不生氣呀。

梅：我也不是不想考上學，可是沒考上，叫我有啥辦法。

母：那就不能托個人說說？

梅：你別瞎說了，現在誰家還興這個！

母：我不瞎說，你也得想個辦法呀。

梅：辦法我想了，參加農業生產。

母：又來了不是，剛才你沒聽你爹說呀？你別又惹你爹生氣了！（忽然想起）哎呀，飯都涼了，鍋裏還有熱的，我去拿。（進屋端着一碗熱飯出來）你趁熱乎吃吧！我去幫你奶奶把那點米碾出來。（下）

（梅梅端起飯碗沉思許久，又把飯碗放下，要向外走，社長上。）

梅：社長，我正要去找你。

韓：剛才周玉娥跟我談了。你考不上學就參加生產，這是很對的。在今天的社會裏不管做什麼工作，只要對國家有貢獻，就有前途。

梅：社長，我想參加農業生產行麼？

韓：那我得舉雙手贊成！咱社裏正缺人手，更缺有文化的人。你要參加社裏勞動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

（雲三爺一瘸一瘸地走上。）

雲：哎呀！社長，我找你半天也沒找到。你倒跑這來啦！

韓：有啥事麼？

雲：你不早就應許給我添一個人麼？添了一個多月啦，還是我一個人。這四十多口豬，叫我一個人怎麼能招呼過來？你光會應許，不給添人哪能行啊！

韓：雲三爺，你先坐下歇會兒。我和梅梅談點事，回頭咱再說那個好不好？

雲：你先說說我這頭吧！有兩個老母猪眼看就要生豬娃啦，要不撥人我可真沒辦法了。

韓：雲三爺，社裏也真是有困難哪！會計昨天已經動員過好幾個婦女了，誰也不願意幹。剛才下工的時候又動員了一下，誰都嫌這工作太髒。要說派男社員吧，又要浪費一個勞動力。我想……

雲：（截斷他的話）你想，那麼多的豬，叫我一個人怎麼辦哪？

韓：好吧，我一定給你添個人！你先坐下等等。

雲：你這話說了好幾次了，這回又是這麼說。（坐下。）

韓：梅梅，剛才我們商量了一下，都很歡迎你參加社裏工作。你願意做點什麼？

梅：由你們分配吧！只要我能做的，什麼都可以。

韓：我看你當保管吧。你覺得怎樣？

梅：我沒意見。

韓：那好吧。

梅：不過我當了保管，那韓二鎖又做什麼呢？

韓：我動員他去餵豬，我想他不會有什麼意見。你做保管很合適，那工作也比較輕鬆點。

雲：是啊，當當保管還是好樣的。

梅：社長，我在學校的時候，呂老師常跟我們說：「一個青年團員，應當到最艱苦最需要的崗位上去！」這正是對我的考驗，我不能挑輕鬆的工作幹。

韓：你是有文化的人，當保管準比韓二鎖要強的多。

梅：別人都不要餵豬，難道韓二鎖就願意了麼？再說，韓二鎖做保管工作已經熟悉了，我做什麼都是生的，都得從頭學起。你要調換他，就要影響保管工作。我覺得我應該做餵豬工作。

韓：（意想不到地）什麼？

雲：（有些吃驚地）你餵豬？

梅：雲三爺，你看我不行麼？

雲：（搖搖頭，笑了笑）梅梅，不用說別的，光那股臭味就把你熏跑啦。

梅：（也笑了）雲三爺，還不跑你，就還不跑我。

雲：要說你做保管，我還信點；要說你要餵豬，那不是說着玩麼！

梅：梅梅，不要想別的啦，保管工作也是很重要的。

梅：我知道保管工作很重要，可是保管工作有人幹，韓二鎖幹的還很好；餵豬呢？沒有人幹。你要調韓二鎖餵豬，他又沒幹過，他也不一定願意幹；要叫我餵豬，韓二鎖可以還做他熟悉的保管工作，餵豬的人也不必再動員了，雲三爺也有了幫手。這不對各方面都有利麼？

雲：梅梅呀，社長不叫你餵豬是爲你好，餵豬這差事可不是個好活呀！

梅：對大家有好處的事，什麼活都是好的。

韓：（思索一下）好，你既然願意幹這，我就答應你。

雲：梅梅，你沒餵過豬，你爹也不一定答應，這裏可有難題兒呀！

梅：我不會能學習，還能老不會？我爹不答應，那是他的思想舊，慢慢他就會知道了。

韓：雲三爺，你不要耽心。韓大叔不願意，由我來跟他說，不會出什麼事的。（向梅梅）

梅梅，咱社的豬可是社裏很大的一筆財產，這担子可不輕啊！

梅：社長，你放心好啦，我一定要做好這個工作的。

雲：（高興地）要真是這樣，可再也不愁不給我撥人啦。真是「車到山前必有路」哇。

韓：事情就這樣吧！回頭我跟你爹說說。

梅：（高興地笑了）嗯。

雲：走！先跟爺爺看看豬圈去。你爹只要願意，明天新官就該上任了。（三人同下。）

（韓奶奶拿着簸箕、掃碟盤的條帚等物上。把頭上的手巾摘下來，打打身上的穀糠，隨又把桌上的飯具收拾下去。）

奶：唉！這孩子連飯也沒吃就走啦。

（韓奶奶坐下休息，捶腰。稍頃，韓母手裏拿穀糠上。）

奶：梅梅跟他們上哪去啦？

母：剛才我碰見他們，說是梅梅跟社長說好啦，在社裏跟雲三爺領豬。

奶：領豬？這個死丫頭！那你怎麼不攔着點呢？

母：還沒等我開口，社長就說這說那。我想也是嘛，不叫她在社裏幹點事，還能叫她在

家閒着？

奶：那也得跟她爹商量商量啊！

母：我也是怕她爹那脾氣。社長說他跟梅梅家爹慢慢說，要真不行再想別的辦法。社長說的還會有錯？

奶：唉！生就是小廟的鬼，成不了大事。碰見這樣的閨女也真沒法。有生的氣！

（韓德發氣凶凶地上，周玉娥在後邊緊跟着他。）

發：把梅梅給我找回來！

奶：梅她爹，衣裳都做好啦，你還想改成褲子那還行？我看算了吧。這樣鬧的一家人氣騰騰的，我可受不了。

母：孩子去看榜來回跑了十幾里路，飯也沒吃好。你還吵她幹什麼？

發：我不能叫她在那給我丟人！去給我找回來！（梅梅的母親跌下。）

娥：韓大叔，你先別發脾氣。我說……

發：行啦！你和社長剛才說的不少啦，別再給我上課啦。我不能叫人家搗我脊樑骨！

娥：你聽見誰說你和梅梅啦？

發：反正我供養她上了五、六年學，不能叫她去餓。我就不信咱村上就這麼一棵高草，別人都不要，她還想出這份風頭！

娥：那你想叫梅梅幹點什麼你才如意呢？

發：寧願叫她在家閒着，也不能叫她給我丟這人！

娥：叫你說餵豬就丟人麼？叫你說雲三爺就別幹啦。

發：人家雲三爺沒啥過書。

（梅梅和地母親上。）

發：（向梅）叫你往東你偏往西。把那份差事給我退了去！

梅：爹，這是爲了合作社辦好，我才這樣做的。你說我年紀也不算小啦，長了兩隻手，還能在家里叫老人白養活我？

發：社裏少了你也缺不了啥！

梅：可是多了我，就多一份力量。

發：呸！你……還跟我頂嘴，也不嫌丟人！

梅：我餵豬是爲了大家；只要是對大家有利，都是好事，有什麼丟人呢？

母：（怕事地）梅梅，你就不能少說兩句。

奶：唉！事到如今啦，還吵什麼呢？

娥：韓大叔，別生氣啦。你想，社長啥時候吭過咱？他還能叫梅梅向泥裏頭走？你要真

想不通，社長也不能硬叫梅梅幹。叫我看呀——你先叫她幫雲三爺幾天忙再說吧！

發：真白吃十幾年飯！

奶：唉！心強命不強，有啥法！我看，人家社長和玉娥都願意叫她去，你就別攔她啦！

母：說她倆句不就算啦，還一個勁唧唧！

發：啊！你們怎麼也說開我啦。好，我不管啦，翅膀硬啦，叫她飛吧！全當我沒這個閨

女！

（幕急落）